

# 在那遙遠的地方

● 杨西北 ● 中国文学出版社



在那遙遠的地方

柳倩題



# 在那遥远的地方

杨西北 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中国北京百万庄路24号)

闽南日报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

印张：6.8 字数：91千字

1993年12月第1版

书号：ISBN 7-5071-0212-2/I·184

定价：5.60元

(京)新登字137号



楊西北



既然已走到这一步，  
真不知道如何能够不走下去？

# 目 录

序 郭风 □1

## 第一輯 遠方的客 人請你留 下來

在那遙遠的地方 □5

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 □11

裊裊香火 □17

天幕上一顆微亮的星 □26

小路 □28

32□ 乘三輪車

34□ 從《小木屋》憶起的

37□ 家園

39□ 新渡渡口

42□ 石荀公

45□ 路過

48□ 响叶杨，哗啦啦

51□ 两个女孩

53□ 洪湖情思

55□ 海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街头音乐家      | □57 |
| 望星空        | □60 |
| 微澜         | □62 |
| 祖宗、父辈和我的追求 | □64 |
| 内垅的思念      | □67 |
| 一个老人       | □69 |
| 小何老师       | □71 |
| 清风过三峡      | □74 |
| 那片绿色的树荫    | □77 |
| 一个女人       | □80 |

|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83□ | 从《祝福》到《过年》 |
|-----|------------|

## 第二辑 蓝色的九 龍江

|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86□ | 有这样一个湖     |
| 88□ | 中山桥子夜（外三章） |
| 92□ | 情寄赵家堡      |
| 94□ | 无名山上荔枝林    |
| 96□ | 青青酢浆草      |
| 98□ | 蓝色的九龙江     |

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|
| 蝶岛三题     | □101 |
| 月峡断想     | □104 |
| 八卦楼遗风    | □106 |
| 龙文塔      | □109 |
| 云洞岩之梦    | □111 |
| 闲话南山寺    | □113 |
| 飞播前的试航   | □115 |
| 金瓶似的小山   | □118 |
| 青青苍苍的垢洗岩 | □122 |

## 第三辑 那一片柔和的玫瑰色

|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126 | □ 遥悼       |
| 128 | □ 绵绵北溪水    |
| 132 | □ 寻白薇      |
| 138 | □ 沙汀印象     |
| 142 | □ 想起了《月牙儿》 |
| 145 | □ 风云流逝情不断  |

# 目 录

他抱憾走了 ☐ 150

老导演的乡恋 ☐ 153

鏖战银河 ☐ 157

秋日访柯灵 ☐ 161

海面上有一叶风帆 ☐ 163

那一片柔和的玫瑰色 ☐ 165

## 第四辑 鼓浪情思

相思的山 ☐ 170

深圳游踪 ☐ 172

177 ☐ 海南风情五章

180 ☐ 游天涯海角

183 ☐ 海南随想

186 ☐ 鼓浪情思

188 ☐ 海的昭示

190 ☐ 海上乐园

191 ☐ 长城飞絮

194 ☐ 重登罗星塔(外二章)

197 ☐ 深圳走笔

201 ☐ 木船离开海岸

203 ☐ 鹅岭山上品火锅



郭  
风

# 序

我往往从一些作家（我说的是一些福建的作家）身上得到某些慰藉；这些作家大半比我少二十余岁乃至三十余岁。在当前，他们并未取得何等显赫的名声；他们生活、工作在某一中等城市乃至某一偏僻县城。十余年、二十余年来，似乎不受任何外界的诱惑，似乎能接受任

何艰辛和磨难，并在拒绝诱惑和接受磨难中锻炼自己的文学信念，坚持不懈地从事文学创作。

虽然，在年纪上他们较我年轻，而他们对待文学创作的信念之纯正，使我深感慰安和往往在心中生出一种尊崇之情。我敬重他们。

在读毕杨西北同志的散

文集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并考虑写《序》时，不觉想起平日若干有关作家的感受，便作为《序》的开头文字写下来了。当然，这也许与我平日对杨西北同志的印象也有些关系。在年纪上他比我少了三十余岁吧？但我敬重他。

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收入西北同志十余年来的部份散文作品。我从书稿中感受到了十多年来这位作家坚守不移的散文文风，这便是格外朴实的文风。我是如此想的，凡是信守纯正的文学信念的散文作家，不论老年的或是年纪尚轻的散文作家，均信守这种文风即我所谓的朴实的文风。这种文风，与浮夸、与卖弄才情格格不入。在我看来，散文作品中出现的朴实的文风，大约与作家的朴实的心灵结下缘份，大约与作家对于散文的品格之深切的理解决不无关系。在约我写序的信中，西北同志曾以朴实的语言作简约的自白；他说自己的散文作品纯出于真情实感；作品注入他的心血。这些话，当

然也说明了他的朴实文风之所由生的一种因素。在这本散文集里，收入六十余篇作品，写的大体都是作家的人生体验、亲身经历和遭遇以及他对于亲人的真挚怀念和哀思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最是喜欢的是作为书名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和《缥缈银河》、《寻白薇》等作品。前者写一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一个山村姑娘的爱情，令人读了，感到此等爱情是如此朴素、温柔而又无限崇高。后二篇写作家对于三十年代著名诗人、翻译家杨骚先生（作者的生父）以及作家白薇女士的感情，也十分朴实和真挚。总之，西北同志的散文写的几乎都是近在身边的事事物物的闻见和感受，写的几乎都是出自心灵深处的情感的涌动，并且都写得朴实和简洁，以致使我感到，他是真正与散文有缘的作家。

默默地写作，严肃地、认真地亲近文学创作者，有福！

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，福州。

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

第一輯

# 在 那 遥 远 的 地 方

傍晚，上火车后，我的精神就亢奋起来。火车傍着安徽的江水，在暮色中“吱呀、吱呀”地向前奔驰，轮廓模糊的山峦向后倒退着。我睁着眼，努力想穿透暮色，穿透山峦，看到那遥远的地方，看到座落在山坳的那座古老的圆楼，看到坐在小窗口前的她。

我曾作为一个知青，在那座古老的圆楼住了七年，我同她也认识了整整七年。现在我呆的工厂离她有三百多公里，山区偏僻，交通落后，虽然只有三百公里，也真是遥远的呵。暮色越来越浓，山峦渐渐溶化，我的眼光却不愿收回窗里。我这次回山村，是要同她结婚的。虽然她是个村姑，虽然她只能勉强看懂简单的信，虽然她曾偷偷问过我上海是不是在海上的什么地方，我还是决定同她结婚。有几个人能相信我这番违悖常理的举动呢？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中年干部，身体发胖，脸色润泽，抽着一根“古田”牌的过滤嘴香烟，他正笑咪咪地打量我。他旁边是一个技术员，正低头翻阅一本科技杂志。我身旁是一个眼光活泼的姑娘，我感觉到她不时地

觑我，大约在揣摸着我是什么样的人。要是我将此行的目的告诉这些人，他们准会惊讶。可不是吗？当我衣冠楚楚地站在月台上，厂里的伙伴们围着我，为我送行，尽管他们每张脸都布满笑容，但那眼光里的成份却大都是惋惜和迷惑。可是，我心里却清澈得象山涧的流水。我，她，结婚，共同生活，是多么自然！可惜，这种人之常情，在许多人看来，竟是十分遥远的哩！

我的眼光又投向窗外。夜幕已严严实实地张开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可是我心里巍峨地矗立起我住过七年的那座圆楼，圆楼的墙足有一公尺厚，坚固得很。我眼前还清晰地出现了她，我不想说什么“倩影”，可是她确实是美丽的：两颗漆黑的眼珠，两抹匀整的眉毛，一个适中的鼻子，两叶微翘的嘴唇，嘴唇很红。她个儿不高，偏瘦，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真不相信她身体内能蕴含着那么巨大的、动人的力量。那是我落户到山里不久，第一次下山挑化肥回村。我挑九十斤，她也挑九十斤。我们一行人开始登着漫长的石阶。这残缺的石阶不知是什么年代铺砌的，十分陡峻，登起来很吃力。别看我在中学里足球呀篮球呀都会两下，挑担子爬这山路，却很快就吃不消了。我抹着汗，喘着气，让过一个又一个社员，渐渐地落在后头了。我依然

咬着牙关，一步一步地迈，心里真担心能不能坚持到村子。后来，我发现又有人跟上来，就艰难地往路边躲，咽着一口气，急促地说：“你先走吧。”没想到一个细脆的声音应着：“没关系，你慢慢走。”我扭头，发现是她。那时她才十五六岁，肩上压的担子比她的身体还要重。她一定没想到，她这句话给了我多么大的鼓舞，我涌上脑子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：“她没有抛下我。”路上休息的时候，我感激地对她笑笑，谁知她羞涩地低下头。

初到山区，我是几乎什么都不会做的。她一家住在圆楼，我也住在里边，另外还有三、四户人家。做饭时，她教我烧火；捡柴时，她教我捆柴；夜间行路，她要我当心蛇，把我当成小弟弟了。其实我还大她两、三岁呢。这里生活是艰苦的，每年春天，总有一段时间接不上新鲜的瓜菜，三餐配饭的几乎都是咸菜、萝卜干、菜干。我没有这些最粗俗的物质准备，也没有那些坛坛罐罐。终于在一天晚上，我发现那个用肥皂箱改制成的食品橱里，除了半瓶酱油和半碗盐，什么都空了。我对着飘忽的小油灯发愁。这时，她在门口叫了我一声，然后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两束咸菜，正往地上滴水。她说要给我，然后放在桌上的一只碗里，笑笑地出去了。我站起来，呆呆地看着她窄瘦的背影。这两束咸菜，按市场价

格，~~是~~少钱的。可是，我心里翻起了感情的浪花。有些东西，怎么能用纸币来衡量它的价值呢？这个春天的夜里，在这个古老的圆楼发生的这件极平凡的小事，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、很深。从此，她就在我心里占据了一个位置。

山里的生活太单调了。夜里，除了啾啾的虫鸣，汨汨的涧水，和涧旁那个水碓房里发出的“咚——，咚——”的声音外，剩下的就是沉寂。我会拉几下二胡，晚饭后，时常坐在床上，吱扭吱扭地拉起来。我知道，她正在熏黑的厨房里洗碗，或是在圆楼外肮脏的猪舍边喂猪，或是在简陋的房间里，身边搁着针线筐，正缝补衣服，她一定静静地、用心地听我拉二胡。这时，我就会感到一种适意的满足。我还会拉几下提琴，一天，突然萌起一个念头，我从树林里截下一段木头，自己做起提琴来。每天晚上，她都抽空到我房里来呆一会儿，时时催问什么时候能做好。她老是将小提琴叫成“手提琴”。我想起，小时候我喜欢玩木手枪，叫哥哥做一把给我，那几天在课堂上总安不下心，一放学回家，第一句话就问木手枪做好了没有，心情真是迫切。她这时的心情和我当时的心情，也许是一个样的吧。奇怪，莫非这提琴和她有什么关系？



两个多月后，提琴做成了。我试拉了几首曲，发觉音色不好。我想，不要紧，山里除了我和她，大约没有其他人听这“手提琴”的。从田里辛苦地劳动回来后，夹着琴拉它几下，也是很好的享受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一天晚上，我正对着墙角拉琴，小油灯在眼前发着金黄的光，她坐在窗下的矮凳上，钉我衣服上扯落的钮扣，月光泻进来，浴着她全身。我拉得入神了，以致她叫了两声都没听到，她问我拉的叫什么叫，那么好听，我说是首民歌，叫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她又问，是讲些什么东西。我为难了，停了片刻，才壮着胆将歌词一句一句地讲给她听。起初她睁着眼睛，后来眼皮慢慢垂下，她红黑的脸，在月光下，显得苍白起来。哦，“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位好姑娘，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，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……”

已经进入了夜间行车，车厢的灯光黯淡了。我身边的姑娘，对面的干部和技术员，或者伏在小几上，或者倚着椅背，都进入了梦乡。“不知他们都梦些什么？”我心里暗暗地想着，并且祝福他们：“但愿都是些很甜很甜的东西。”

窗外浮着淡淡的、朦胧的光，绵延的山峦隐隐现着，下弦月姗姗地爬起来了。“晚上，她一定也睡不着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？说不定就守着我的小提琴呢。”我悄悄地笑了。我招工离开村子的时候，她送给我一条手帕，我留下了这把自制的小提琴。还要说些什么呢？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